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花影集 退逸子傳

退逸子傳，姓鮑氏，名道，或稱為抱道先生。其先乃邗之右族也。其為人也，剛而斷，介而直，守理不撓，持正不惑，以人心推己心，以天理博物理。是以居官之際，忠以承上，仁以臨下，禮以接眾，謹以律己。然好精白，惡私染，頗為僻耳。凡遇是非之間，不能委曲涵容，必露衷極論。或少相逆，則髮指睫豎，奮須湧氣，霜其色而霆其言，必折人至於伏躬屏氣移衷喪色方已。或曰：「先生之道，善固善矣，然未免為時人憎惡，世路棄捐，負此偉昂之質；博洽之才，良可歎也。何乃甘侶俚俗而友白丁，終老於茅茨之下乎。莫若少加！下，隨時通眾，則當時人物孰敢與君甲乙而論之哉？且《易》序有云：『隨時變易以從其道』。君獨能返是乎？」先生聞其言，鼓掌蹈足，揚眉掀齒，仰首脫幘，一笑而絕倒。興而正色答曰：「夫士之生於世也，當磊磊落落，學其所必行，行其所必當。達則兼善天下，窮則獨善其身。道之亨也，使之治繁理冗，興利除害，牧民禦侮，典禮作樂，總兵戎而討不庭，佐皇謨而宣治化。卑為列職固當然，貴登將相亦不忝。道之否也，則遁跡於青山之趾、綠水之涯，枕石漱流，濯足弄影，撫孤松而對明月，嘯煙霞而臨清風。此大丈夫歸歟之所也，豈可耐時戀暑，效兒女子之態，奔趨於勢要之門，叩求於豪貴之室，屈肱屏息，捧顰顏而獻孤媚，乞憐取氣於人顏下乎！君其休矣，吾所不為也。」

是後先生偶有所見，遂作《寶鏡歎》以自嘲，力解其職，扁其居曰「得閒堂」，自作銘以寓之。

寶鏡歎

鏡，光圓鏡體正，秋月揚輝，寒潭澄映，顰笑必隨，偃仰必應。有燭鑒之明，無包容之行。嗟夫，不遇佳人，抑為丑婦返病。得閒堂銘

道不在隆，得達則亨；位不在顯，得宜則崇。賢愚混一途，善惡殊萬衷。小人酣巧利，君子懷異功。曲桑作字棟，梗楠為犁弓。所以違其器，戚戚懷歸容，雲山生心上，煙水入夢中。伸榮與進用，係通與不通。屈辱與退舍，在窮與不窮。勞勞暮景心，每欲安其慵。欲者貴在得，慵者貴在閒。幸予遂所欲，銘諸蓬壁東。

是後值溽暑，而先生薦席不備，帷帳瀟然。晝則苦蒼蠅跳蚤所擾，夜則為壁蝨飛蚊所噬。況其衣裾垢弊，而蟣蟲猖獗於其中。由斯煩擾，心神因而不寧，至於廢寢食而晝晝夜。而先生不慮及此，返乃攢眉蹙額，焦顏赧色，振幾而歎曰：「吾太癡人也，何故為塵累至此耶！」遂書一絕於幾上云：

家私如火觸人懷，著力相推苦不開。

除是和妻都逐去，心神清爽恰幽哉。

先生一日因他往，先生之妻偶見所作之詩，笑曰：「夫子之詩，謬莫甚歟。汝不察己之衣裾垢弊，家室貧穢，不潔所致，而使孽蟲縱凶肆毒，擾其宿處，惑其寤寐，以致心志不守。既為大丈夫，而不能啟賤為貴，拔貧為富，輔世相君，清其軒而華其屋，畫紗而夜羅幕，返以不羈之擾致怨於家室乎！」手碎其詩。遂用薄紙折一方緘，如鳥籠狀，捕一壁蝨、一蚊、一蠅、一蟲、一跳蚤，置籠中，安於幾上。題曰：「此即家私也。」

先生既歸，視其詩則亡。偶見紙籠其中如有物動，取而映日觀之，則五蟲在焉。先生會其意，笑不能輟，曰：「予雖短於責己，卿何長於相夫耶！」遂呼童子，戲取酒餽，設燈香祭紙籠於幾上，作詩遣之曰：

嗟哉！大塊中，赫赫氣理先。陰陽既雲已，其數不可遷。

五行司所屬，群有各體焉。數既不出此，理故不可偏。

何如生斯物，惟害是所專。一名曰壁蝨，狠毒何勝傳。

將人肌與血，視為席上筵。晝也無形影，夜則有萬千。

可比無仁子，黨惡共欺天。一名曰飛蚊，輕薄善周旋。

明時俱遁跡，暗處鬧喧闐。只矜口嘴利，不識愚與賢。

可比無義子，狡幸相傾顛。一名曰蒼蠅，貪穢不如愆。

飲食頻侵擾，坐起隨錐鑽。遺種污大脯，引類投羹饈。

可比無禮子，不恥相纏聯。一名曰蟲子，其性與眾懸。

胡不知潛避，晝夜週身沿。那論生與死，惟利是所然。

可比無智子，速禍自窮年。一名曰跳蚤，滑稽多詭權。

搔左而噬右，備後卻吠前。翻席那可覓，振衣豈能損。

可比無信子，虛謬相欺諷。吾今貧且老，瘦體不盈拳。

常年啖蔬食，布衣無繒綿。依棲苦不暖，肌肉苦不鮮。

平素無相惡，何如不見憐。好尋富少者，溫飽得雙全。

奠爾三杯酒，不可更留連。

每吟一句，輒傾一杯，吟詩既成，酒亦罄然矣。擲筆於空，頹然醉臥於榻上。

寢既熟，遂夢五人相率偃偻而前。一人披黃金甲，稱香子冠軍；一個長領豹足，稱崇化參謀；一人絳幘綠袍，稱忿身長史；一人白襪雅素，行履徐徐，稱居綿紀善；一個著烏油凱，稱黑光屯長；俱拜於榻前，興伏如儀。一人前曰：「某等素非相得，乃蒙肴而祀之。亦非有惡，忽又冒而逐之。且某等雖眇眇之躬，亦造物者所育，與先生共此覆載。而先生不推廣仁恕，卻乃肆然掉筆頭、鼓口脣，縱已洪天之私，索人塵沙之過。以吾儕論之，則先生之於五常亦未見有也。今者郡政缺失，子不能諫；鄉民困乏，子不能救；其謂仁乎？邊夷侵凌，子不能御；盜賊劫竊，子不能禁；其謂義乎？無疾解官，不待報而去，其謂禮乎？妻子飢寒，子不能贍，明時任賢，子不能顯，其謂智乎？窩居熏污，是招蠅也；破壁巉巖，是招壁蝨也；土地濕穢，是招跳蚤也；蔽裘穢穢，是招蟣蟲也；帷帳不施，是招蚊也。既蒙設館相待，今又厭而逐之，其謂信乎？且子尚昏昏，而欲責人昭昭耶？孰謂子為知人，乃愚人耳！」先生聽畢，赫然語塞。於是五人鼓掌跳踉，一喊而散。